史記/卷1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◄

史記
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第五十七

► 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司馬相如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司馬相如

司馬相如

司馬相如者，蜀郡成都人也，字長卿。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，故其親名之曰犬子。相如既學，慕藺相如之為人，更名相如。以貲為郎，事孝景帝，為武騎常侍，非其好也。會景帝不好辭賦，是時梁孝王來朝，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、淮陰枚乘、吳莊忌夫子之徒，相如見而說之，因病免，客游梁。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，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，乃著子虛之賦。

會梁孝王卒，相如歸，而家貧，無以自業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，吉曰：「長卿久宦遊不遂，而來過我。」於是相如往，舍都亭。臨邛令繆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尚見之，後稱病，使從者謝吉，吉愈益謹肅。臨邛中多富人，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，程鄭亦數百人，二人乃相謂曰：「令有貴客，為具召之。」並召令。令既至，卓氏客以百數。至日中，謁司馬長卿，長卿謝病不能往，臨邛令不敢嘗食，自往迎相如。相如不得已，彊往，一坐盡傾。酒酣，臨邛令前奏琴曰：「竊聞長卿好之，原以自娛。」相如辭謝，為鼓一再行。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，好音，故相如繆與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之臨邛，從車騎，雍容閒雅甚都；及飲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竊從戶窺之，心悅而好之，

恐不得當也。既罷，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乃與馳歸成都。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孫大怒曰：「女至不材，我不忍殺，不分一錢也。」人或謂王孫，王孫終不聽。文君久之不樂，曰：「長卿第俱如臨邛，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，何至自苦如此！」相如與俱之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買一酒舍酤酒，而令文君當壚。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與保庸雜作，滌器於市中。卓王孫聞而恥之，為杜門不出。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：「有一男兩女，所不足者非財也。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，長卿故倦遊，雖貧，其人材足依也，且又令客，獨奈何相辱如此！」卓王孫不得已，分予文君僮百人，錢百萬，及其嫁時衣被財物。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，買田宅，為富人。

居久之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，侍上。上讀子虛賦而善之，曰：「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！」得意曰：「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。」上驚，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：「有是。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也。請為天子游獵賦，賦成奏之。」上許，令尚書給筆劄。相如以「子虛」，虛言也，為楚稱；「烏有先生」者，烏有此事也，為齊難；「無是公」者，無是人也，明天子之義。故空藉此三人為辭，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歸之於節儉，因以風諫。奏之天子，天子大說。其辭曰：

楚使子虛使於齊，齊王悉發境內之士，備車騎之眾，與使者出田。田罷，子虛過詫烏有先生，而無是公在焉。坐定，烏有先生問曰：「今日田樂乎？」子虛曰：「樂。」「獲多乎？」曰：「少。」「然則何樂？」曰：「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，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。」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

子虛曰：「可。王駕車千乘，選徒萬騎，田於海濱。列卒滿澤，罘罔彌山，揜兔轔鹿，射麋腳麟。鶩於鹽浦，割鮮染輪。射中獲多，矜而自功。顧謂僕曰：『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？楚王之獵何與寡人？』僕下車對曰：『臣，楚國之鄙人也，幸得宿衛十有餘年，時從出遊，遊於後園，覽於有無，然猶未能遍睹也，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！』齊王曰：『雖然，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。』

「僕對曰：『唯唯。臣聞楚有七澤，嘗見其一，未睹其餘也。臣之所見，蓋特其小小者耳，名曰雲夢。雲夢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則盤紆弗鬱，隆崇崔嵬；岑巖參差，日月蔽虧；交錯糾紛，上干青雲；罷池陂陁，下屬江河。其土則丹青赭堊，雌黃白坿，錫碧金銀，眾色炫燿，照爛龍鱗。其石則赤玉玫瑰，琳瑯琨珸，瑊玏玄厲，礝石武夫。其東則有蕙圃衡蘭，芷若射干，穹窮昌蒲，江離麋蕪，諸蔗猼且。其南則有平原廣澤，登降陁靡，案衍壇曼，緣以大江，限以巫山。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，薜莎青薠。其

卑濕則生藏莨蒹葭，東薔雕胡，蓮藕菰蘆，菴藺軒芋，物居之，不可勝圖。其西則有湧泉清池，激水推移；外發芙蓉菱華，內隱鉅石白沙。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瑇瑁鱉黿。其北則有陰林巨樹，楩柟豫章，桂椒木蘭，檗離朱楊，櫨梬樸栗，橘柚芬芳。其上則有赤猨蠷蝯，鵷雛孔鸞，騰遠射干。其下則有白虎元豹，蟃蜒貙豻，兕象野犀，窮奇獌狿。

「『於是乃使專諸之倫，手格此獸。楚王乃駕馴駁之駟，乘雕玉之輿，靡魚須之橈旃，曳明月之珠旗，建干將之雄戟，左烏嗥之雕弓，右夏服之勁箭；陽子驂乘，纖阿為禦；案節未舒，即陵狡獸，轔邛邛，蹷距虛，軼野馬而　　騊駼，乘遺風而射遊騏；儵眒淒泚，霵動慄至，星流霆擊，弓不虛發，中必決眥，洞胷達腋，絕乎心繫，獲若雨獸，揜草蔽地。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，翱翔容與，覽乎陰林，觀壯士之暴怒，與猛獸之恐懼，徼受詘，殫睹衆物之變態。

「『於是鄭女曼姬，被阿錫，揄紵縞，襛纖羅，垂霧穀；襞積褰縐，紆徐委曲，郁橈谿穀；紛紛裶裶，揚袘恤削，蜚纖垂髾；扶與猗靡，嗡呷萃蔡，下摩蘭蕙，上拂羽蓋，錯翡翠之威蕤，繆繞玉綏；縹乎忽忽，若神仙之仿佛。

「『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，媻珊勃窣上金隄，揜翡翠，射鵁鶄，微矰出，纖繳施，弋白鵠，連駕鵝，雙鶬下，玄鶴加。怠而後發，游於清池；浮文鷁，揚桂枻，張翠帷，建羽蓋，罔瑇瑁，釣紫貝；摐金鼓，吹鳴籟，榜人歌，聲流喝，水蟲駭，波鴻沸，湧泉起，奔揚會，礧石相擊，硠硠溞溞，若雷霆之聲，聞乎數百里之外。

「『將息獠者，擊靈鼓，起烽燧，車案行，騎就隊，纚乎淫淫，班乎裔裔。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，泊乎無為，澹乎自持，勺藥之和具而後禦之。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，脰割輪淬，自以為娛。臣竊觀之，齊殆不如。』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。」

烏有先生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足下不遠千里，來況齊國，王悉發境內之士，而備車騎之眾，以出田，乃欲戮力致獲，以娛左右也，何名為誇哉！問楚地之有無者，原聞大國之風烈，先生之餘論也。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，而盛推雲夢以為高，奢言淫樂而顯侈靡，竊為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固非楚國之美也。有而言之，是章君之惡；無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信。章君之惡而傷私義，二者無一可，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。且齊東陼巨海，南有琅邪，觀乎成山，射乎之罘，浮勃澥，游孟諸，邪與肅慎為鄰，右以湯穀為界，秋田乎青丘，傍徨乎海外，吞若雲夢者八九，其於胸中曾不蒂芥。若乃俶儻瑰偉，異方殊類，珍怪鳥獸，萬端鱗萃，充仞其中者，不可勝記，禹不能名，契不能

計。然在諸侯之位，不敢言遊戲之樂，苑囿之大；先生又見客，是以王辭而不復，何為無用應哉！」

無是公听然而笑曰：「楚則失矣，齊亦未為得也。夫使諸侯納貢者，非為財幣，所以述職也；封疆畫界者，非為守禦，所以禁淫也。今齊列為東藩，而外私肅慎，捐國逾限，越海而田，其於義故未可也。且二君之論，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，徒事爭游獵之樂，苑囿之大，欲以奢侈相勝，荒淫相越，此不可以揚名發譽，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。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！君未睹夫巨麗也，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？

「左蒼梧，右西極，丹水更其南，紫淵徑其北；終始霸滻，出入涇渭；酆鄗潦潏，紆餘委蛇，經營乎其內。蕩蕩兮八川分流，相背而異態。東西南北，馳騖往來，出乎椒丘之闕，行乎洲淤之浦，徑乎桂林之中，過乎泱莽之野。汩乎渾流，順阿而下，赴隘陝之口。觸穹石，激堆埼，沸乎暴怒，洶湧滂晞，潼涬溷汩，湢測泌瀄，橫流逆折，轉騰潎洌，澎濞沆瀣，穹隆雲撓，蜿蟺膠戾，逾波趨浥，蒞蒞下瀨，批壧妥壅，餘揚滯沛，臨坻注壑，瀺灂霣墜，湛湛隱隱，砰磅訇潏，潏潏淈淈，淫溰鼎沸，馳波跳沫，汩榭漂疾，悠遠長懷，寂漻無聲，肆乎永歸。然後灏溔潢漾，安翔徐徊，翼乎滈滈，東注大湖，衍溢陂池。於是乎蛟龍赤螭，蠙蟬蜥離，鰅鰫鯖魦，禺禺鱋魶，揵鰭擢尾，振鱗奮翼，潛處於深岩；魚鱉讙聲，萬物眾夥，明月珠子，玓瓅江靡，蜀石黃碧，水玉磊砢，磷磷爛爛，采色雪旰，叢積乎其中。鴻鵠鵾鶤，鵝鶤鴙，鷖目，煩鶩鸛，鷗鴳鸕，羣浮乎其上。汎淫汜濫，隨風澹淡，與波搖蕩，掩薄草渚，唼喋菁藻，咀嚼菱藕。

「於是乎崇山巃嵸，崔巍嵯峩，深林鉅木，嶄巖嵾嵳，九嵕、巀嶭，南山峩峩，巖陀甗錡，嵬嵳崛崎，振谿通穀，蹇產溝瀆，谾呀豁閜，阜陵別島，崴磈嵬瘣，丘墟崛　，隱轔鬱　，登降施靡，陂池貔豸，沇溶淫鬻，散渙夷陸，亭皐千里，靡不被築。掩以綠蕙，被以江離，糅以蘼蕪，雜以流夷。專結縷，攢戾莎，揭車衡蘭，槀本射干，茈薑蘘荷，葴橙若蓀，鮮枝黃礫，蔣芧青薠，布濩閎澤，延曼太原，麗靡廣衍，應風披靡，吐芳揚烈，鬱鬱斐斐，衆香發越，肹蠁布寫，晻曖苾勃。

「於是乎周覽泛觀，瞋盼軋洽，芒芒恍忽，視之無端，察之無崖。日出東沼，入於西陂。其南則隆冬生長，踴水躍波；獸則　旄獏犛，沈牛麈麋，赤首圜題，窮奇象犀。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，涉冰揭河；獸則麒麟角　，騊駼橐駝，蛩蛩驒騱，駃騠驢騾。

「於是乎離宮別館，彌山跨谷，高廊四注，重坐曲閣，華榱璧璫，輦道纚屬，步檻周流，

長途中宿。夷顒築堂，累台增成，岩突洞房，俯杳眇而無見，仰攀橑而捫天，奔星更於閨闥，宛虹拖於楯軒。青虯蚴蟉於東箱，象輿婉蟬於西清，靈圉燕於閒觀，偓佺之倫暴於南榮，醴泉湧於清室，通川過乎中庭。槃石裖崖，嶔岩倚傾，嵯峨磼碏，刻削崢嶸，玫瑰碧琳，珊瑚叢生，渠玉旁唐，璱媥文鱗，赤瑕駁犖，雜乱其間，垂綏琬琰，和氏出焉。

「於是乎盧橘夏孰，黃甘橙棱，枇杷橪柿，椁柰厚朴，樗棗楊梅，櫻桃蒲陶，隱夫鬱棣，榹　荔枝，羅乎後宮，列乎北園。貤丘陵，下平原，揚翠葉，杌紫莖，發紅華，秀硃榮，煌煌扈扈，照曜鉅野。沙棠櫟櫧，華汜弇廬，留落胥餘，仁頻並閭，櫰檀木蘭，豫章女貞，長千仞，大連抱，夸條直暢，實葉蔇茂，攢立叢倚，連卷累佹，崔錯癸骫，阬衡閜砢，垂條扶於，落英幡纚，紛容蕭蔘，旖旎從風，瀏莅嵏吸，蓋象金石之聲，管籥之音。柴池茈虎，旋環後宮，雜遝累輯，被山緣谷，循阪下隰，視之無端，究之無窮。

「於是玄猿素雌，蜼玃飛鸓，蛭蜩蠗蟉，蜥胡豰蛫，棲息乎其間；長嘯哀鳴，翩幡互經，夭蟜枝格，偃蹇抄顛。於是乎隃絕梁，騰殊榛，捷垂條，踔稀間，牢落陸離，爛曼遠遷。

「若此輩者，數千百處。嬉游往來，宮宿館舍，庖廚不徙，後宮不移，百官備具。

「於是乎背秋涉冬，天子校獵。乘鏤象，六玉虯，拖蜺旌，靡雲旗，前皮軒，後道遊；孫叔奉轡，衛公驂乘，扈從橫行，出乎四校之中。鼓嚴簿，縱獠者，江河為阬，泰山為櫓，車騎雷起，隱天動地，先後陸離，離散別追，淫淫裔裔，緣陵流澤，雲布雨施。」

「生貔豹，搏貙狼，手熊羆，足野羊，蒙鶡蘇，絓白虎，被幽文，跨野馬。陵三顆之危，下磧礰之坻；徑驁赴險，越壑厲水。推蜚廉，弄解豸，格瑕蛤，鋋猛氏，罥騕褭，射封豕。箭不苟害，解脰陷腦；弓不虛發，應聲而倒。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，翱翔往來，睨部曲之進退，覽將率之變態。然後浸潭促節，儵夐遠去，流離輕禽，褭履狡獸，轊白鹿，捷狡兔，軼赤電，遺光燿，追怪物，出宇宙，彎繁弱，滿白羽，射遊梟，櫟蜚虞，擇肉後發，先中命處，弦矢分，藝殪僕。

「然後揚節而上浮，陵驚風，礰駭柧，乘虛無，與神俱，轔玄鶴，亂昆雞。遒孔鸞，促鵷鶵，拂鷺鳥，捎鳳皇，捷鴛鷄，掩焦明。

「道盡塗殫，回車而還。招搖乎襄羊，降集乎北紘，率乎直指，闇乎反鄉。蹶石，礰封

轡，過乂鵲，望露寒，下棠梨，息宜春，西馳宣曲，濯鶋牛首，登龍台，掩細柳，觀士大夫之勤略，鈞獠者之所得獲。徒車之所轔轢，乘騎之所蹂若，人民之所蹈騃，與其窮極倦，驚憚慴伏，不被創刃而死者，佗佗籍籍，填阬滿谷，揜平彌澤。

「於是乎遊戲懈怠，置酒乎昊天之台，張樂乎轇轕之宇；撞千石之鐘，立萬石之鉅；建翠華之旗，樹靈鼉之鼓。奏陶唐氏之舞，聽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萬人和，山陵為之震動，川穀為之蕩波。巴俞宋蔡，淮南于遮，文成顛歌，族舉遞奏，金鼓迭起，鏗鎗鐲剿，洞心駭耳。荊吳鄭衛之聲，韶濩武象之樂，陰淫案衍之音，鄢郢繽紛，激楚結風，俳優侏儒，狄鞮之倡，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，麗靡爛漫於前，靡曼美色於後。

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，絕殊離俗，姣冶嫻都，靚莊刻飭，便嬛綽約，柔橈嬛嬛，嫵媚姌嫋；抪獨繭之褕袘，眇閻易以戌削，編姺徽蘋，與世殊服；芬香漚鬱，酷烈淑鬱；皓齒粲爛，宜笑的皪；長眉連娟，微睇矊藐；色授魂與，心愉於側。

「於是酒中樂酣，天子芒然而思，似若有亡。曰：『嗟乎，此泰奢侈！朕以覽聽餘「於是酒中樂酣，天子芒然而思，似若有亡。曰：『嗟乎，此泰奢侈！朕以覽聽餘間，無事棄日，順天道以殺伐，時休息於此，恐後世靡麗，遂往而不反，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。』於是乃解酒罷獵，而命有司曰：『地可以墾辟，悉為農郊，以贍萌隸；隤牆填塹，使山澤之民得至焉。實陂池而勿禁，虛宮觀而勿仞。發倉廩以振貧窮，補不足，恤鰥寡，存孤獨。出德號，省刑罰，改制度，易服色，更正朔，與天下為始。』

「於是曆吉日以齊戒，襲朝衣，乘法駕，建華旗，鳴玉鸞，遊乎六藝之囿，騖乎仁義之塗，覽觀春秋之林，射貍首，兼騶虞，弋玄鶴，建干戚，載雲鵷，揜群雅，悲伐檀，樂樂胥，修容乎禮園，翱翔乎書圃，述易道，放怪獸，登明堂，坐清廟，恣群臣，奏得失，四海之內，靡不受獲。於斯之時，天下大說，鄉風而聽，隨流而化，喟然興道而遷義，刑錯而不用，德隆乎三皇，功羨於五帝。若此，故獵乃可喜也。

「若夫終日暴露馳騁，勞神苦形，罷車馬之用，抏士卒之精，費府庫之財，而無德厚之恩，務在獨樂，不顧眾庶，忘國家之政，而貪雉兔之獲，則仁者不由也。從此觀之，齊楚之事，豈不哀哉！地方不過千里，而囿居九百，是草木不得墾辟，而民無所食也。夫以諸侯之細，而樂萬乘之所侈，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。」

於是二子愀然改容，超若自失，逡巡避席曰：「鄙人固陋，不知忌諱，乃今日見教，謹

聞命矣。」

賦奏，天子以為郎。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，山谷水泉萬物，乃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，侈靡過其實，且非義理所尚，故刪取其要，歸正道而論之。

相如為郎數歲，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，發巴蜀吏卒千人，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，用興法誅其渠帥，巴蜀民大驚恐。上聞之，乃使相如責唐蒙，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。檄曰：

告巴蜀太守：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，時侵犯邊境，勞士大夫。陛下即位，存撫天下，輯安中國。然後興師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單于怖駭，交臂受事，詘膝請和。康居西域，重譯請朝，稽首來享。移師東指，閩越相誅。右吊番禺，太子入朝。南夷之君，西僰之長，常效貢職，不敢怠墮，延頸舉踵，喁喁然皆爭歸義，欲為臣妾，道裏遼遠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致。夫不順者已誅，而為善者未賞，故遣中郎將往賓之，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，以奉幣帛，衛使者不然，靡有兵革之事，戰鬥之患。今聞其乃發軍興制，驚懼子弟，憂患長老，郡又擅為轉粟運輸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，亦非人臣之節也。

夫邊郡之士，聞烽舉燧燔，皆攝弓而馳，荷兵而走，流汗相屬，唯恐居後，觸白刃，冒流矢，義不反顧，計不旋踵，人懷怒心，如報私讎。彼豈樂死惡生，非編列之民，而與巴蜀異主哉？計深慮遠，急國家之難，而樂盡人臣之道也。故有剖符之封，析珪而爵，位為通侯，居列東第，終則遺顯號於後世，傳土地於子孫，行事甚忠敬，居位甚安佚，名聲施於無窮，功烈著而不滅。是以賢人君子，肝腦塗中原，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。今奉幣役至南夷，即自賊殺，或亡逃抵誅，身死無名，諠為至愚，恥及父母，為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越，豈不遠哉！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謹也；寡廉鮮恥，而俗不長厚也。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！

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，悼不肖愚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，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。方今田時，重煩百姓，已親見近縣，恐遠所谿穀山澤之民不遍聞，檄到，亟下縣道，使咸知陛下之意，唯毋忽也。

相如還報。唐蒙已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道，發巴、蜀、廣漢卒，作者數萬人。治道二歲，道不成，士卒多物故，費以巨萬計。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。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，得賞賜多，多欲原為內臣妾，請吏，比南夷。天子問相如，相如曰：「

邛、筰、冉、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時嘗通為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今誠複通，為置郡縣，愈於南夷。」天子以為然，乃拜相如為中郎將，建節往使。副使王然於、壺充國、呂越人馳四乘之傳，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。至蜀，蜀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驅，蜀人以為寵。於是卓王孫、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。卓王孫喟然而歎，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，而厚分與其女財，與男等同。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，邛、筰、冉、駹、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。除邊關，關益斥，西至沫、若水，南至牂柯為徼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以通邛都。還報天子，天子大說。

相如使時，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，唯大臣亦以為然。相如欲諫，業已建之，不敢，乃著書，籍以蜀父老為辭，而己詰難之，以風天子，且因宣其使指，令百姓知天子之意。其辭曰：

漢興七十有八載，德茂存乎六世，威武紛紜，湛恩汪濊，群生澍濡，洋溢乎方外。於是乃命使西征，隨流而攘，風之所被，罔不披靡。因朝冉從駹，定筰存邛，略斯榆，舉苞滿，結軼還轅，東鄉將報，至於蜀都。

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，儼然造焉。辭畢，因進曰：「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，其義羈縻勿絕而已。今罷三郡之士，通夜郎之塗，三年於茲，而功不竟，士卒勞倦，萬民不贍，今又接以西夷，百姓力屈，恐不能卒業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竊為左右患之。且夫邛、筰、西僰之與中國並也，歷年茲多，不可記已。仁者不以德來，彊者不以力並，意者其殆不可乎！今割齊民以附夷狄，弊所恃以事無用，鄙人固陋，不識所謂。」

使者曰：「烏謂此邪？必若所云，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。余尚惡聞若說。然斯事體大，固非觀者之所覿也。餘之行急，其詳不可得聞已，請為大夫粗陳其略。

「蓋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後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固常之所異也。故曰非常之原，黎民懼焉；及臻厥成，天下晏如也。

「昔者鴻水滔出，氾濫衍溢，民人登降移徙，崎嶇而不安。夏後氏戚之，乃堙鴻水，決江疏河，漉沈瞻菑，東歸之於海，而天下永寧。當斯之勤，豈唯民哉。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，躬胝無胈，膚不生毛。故休烈顯乎無窮，聲稱洽乎於茲。

「且夫賢君之踐位也。豈特委瑣握龌，拘文牽俗，循誦習傳，當世取說云爾哉！必將崇

論閎議，創業垂統，為萬世規。故馳騖乎相容並包，而勤思乎參天貳地。且詩不云乎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是以六合之內，八方之外，浸淫衍溢，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，賢君恥之。今封疆之內，冠帶之倫，鹹獲嘉祉，靡有闕遺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國，遼絕異黨之地，舟輿不通，人跡罕至，政教未加，流風猶微。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，外之則邪行橫作，放弒其上。君臣易位，尊卑失序，父兄不辜，幼孤為奴，系累號泣，內鄉而怨，曰『蓋聞中國有至仁焉，德洋而恩普，物靡不得其所，今獨曷為遺己』。舉踵思慕，若枯旱之望雨。盭夫為之垂涕，況乎上聖，又惡能已？故北出師以討彊胡，南馳使以誚勁越。四面風德，二方之君鱗集仰流，原得受號者以億計。故乃關沫、若，徼牂柯，鏤零山，梁孫原。創道德之塗，垂仁義之統。將博恩廣施，遠撫長駕，使疏逖不閉，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，以偃甲兵於此，而息誅伐於彼。遐邇一體，中外褆福，不亦康乎？夫拯民於沈溺，奉至尊之休德，反衰世之陵遲，繼周氏之絕業，斯乃天子之急務也。百姓雖勞，又惡可以已哉？

「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，而終於佚樂者也。然則受命之符，合在於此矣。方將增泰山之封，加梁父之事，鳴和鸞，揚樂頌，上鹹五，下登三。觀者未睹指，聽者未聞音，猶鷦明已翔乎寥廓，而羅者猶視乎藪澤。悲夫！」

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，喟然並稱曰：「允哉漢德，此鄙人之所原聞也。百姓雖怠，請以身先之。」敞罔靡徙，因遷延而辭避。

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，失官。居歲餘，複召為郎。

相如口吃而善著書。常有消渴疾。與卓氏婚，饒於財。其進仕宦，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，稱病閒居，不慕官爵。常從上至長楊獵，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，馳逐野獸，相如上疏諫之。其辭曰：

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，故力稱烏獲，捷言慶忌，勇期賁、育。臣之愚，竊以為人誠有之，獸亦宜然。今陛下好陵阻險，射猛獸，卒然遇軼材之獸，駭不存之地，犯屬車之清塵，輿不及還轅，人不暇施巧，雖有烏獲、逢蒙之伎，力不得用，枯木朽株盡為害矣。是胡越起於轂下，而羌夷接軫也，豈不殆哉！雖萬全無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。

且夫清道而後行，中路而後馳，猶時有銜橛之變，而況涉乎蓬蒿，馳乎丘墳，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，其為禍也不亦難矣！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，而樂出於萬有一危

之塗以為娛，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

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，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。故鄙諺曰「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」。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臣原陛下之留意幸察。

上善之。還過宜春宮，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。其辭曰：

登陂陁之長阪兮，坌入曾宮之嵯峩。臨曲江之隑州兮，望南山之參差。巖巖深山之碕碕兮，通谷　　兮谽　　。汩淈嗡習以永逝兮，注平皐之廣衍。觀衆樹之塕薆兮，覽竹林之榛榛。東馳土山兮，北揭石瀨。彌節容與兮，曆吊二世。持身不謹兮，亡國失埶。信讒不寤兮，宗廟滅絕。嗚呼哀哉！操行之不得兮，墳墓蕪穢而不脩兮，魂無歸而不食。夐邈絕而不齊兮，彌久遠而愈鬐。精罔閬而飛揚兮，拾九天而永逝。嗚呼哀哉！

相如拜為孝文園令。天子既美子虛之事，相如見上好仙道，因曰：「上林之事未足美也，尚有靡者。臣嘗為大人賦，未就，請具而奏之。」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此非帝王之仙意也，乃遂就大人賦。其辭曰：

世有大人兮，在於中州。宅彌萬里兮，曾不足以少留。悲世俗之迫隘兮，揭輕舉而遠遊。垂絳幡之素蜺兮，載雲氣而上浮。建格澤之長竿兮，總光耀之采旄。垂旬始以為幹兮，拂彗星而為髾。掉指橋以偃蹇兮，又旖旎以招搖。攬欃槍以為旌兮，靡屈虹而為綢。紅杳渺以眩瀁兮，焱風湧而雲浮。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透麗兮，驂赤螭青虬之委蛇。低卬夭蟜據以驕驁兮，詘折隆窮躳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，放散畔岸驤以孱顏。踔踱輵軺容以委麗兮，綢繆偃蹇怵鞫以梁倚。糾蓼叫轟踢以般路兮，蔑蒙踴躍騰而狂趡。蒧蓊卉翕熛至電過兮，煥然霧除，霍然雲消。

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，與真人乎相求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，橫厲飛泉以正東。悉徵靈圉而選之兮，部乘衆神於瑤光。使五帝先導兮，反太一而從陵陽。左玄冥而右含黿兮，前陸離而後潏湟。厮征北僑而役羨門兮，屬岐伯使尚方。祝融驚而蹕御兮，清氛氣而後行。屯余車其萬乘兮，綷雲蓋而樹華旗。使勾芒其將行兮，吾欲往乎南嬉。

歷唐堯於崇山兮，過虞舜於九疑。紛湛湛其差錯兮，雜遝膠葛以方馳。騷擾　　蓯其相紛挐兮，滂濞泱軋灑以林離。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，衍曼流爛壇以陸離。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，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。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，揭渡九江而越五河。經營炎火而

浮弱水兮，杭絕浮渚而涉流沙。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，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。時若蔓蔓將混濁兮，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。西望崑崙之軋洸洸忽兮，直徑馳乎三危。排閶闔而入帝宮兮，載玉女而與之歸。舒閬風而搖集兮，亢烏騰而一止。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皦然白首。載勝而穴處兮，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。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，雖濟萬世不足以喜。

回車朅來兮，絕道不周，會食幽都。呼吸沆瀣飧朝霞兮，噍咀芝英兮嚼瓊華。嬐侵潯而高縱兮，紛鴻湧而上厲。貫列缺之倒景兮，涉豐隆之滂沛。馳遊道而脩降兮，驁遺霧而遠逝。迫區中之隘陝兮，紓節出乎北垠。遺屯騎於玄闕兮，軼先驅於寒門。下崢嶸而無地兮，上寥廓而無天。視眩眠而無見兮，聽惝恍而無聞。乘虛無而上假兮，超無友而獨存。

相如既奏大人之頌，天子大說，飄飄有淩雲之氣，似遊天地之間意。

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曰：「司馬相如病甚，可往從悉取其書；若不然，後失之矣。」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無書。問其妻，對曰：「長卿固未嘗有書也。時時著書，人又取去，即空居。長卿未死時，為一卷書，曰有使者來求書，奏之。無他書。」其遺劄書言封禪事，奏所忠。忠奏其書，天子異之。其書曰：

伊上古之初肇，自昊穹兮生民，曆撰列辟，以迄于秦。率邇者踵武，逖聽者風聲。紛綸葳蕤，堙滅而不稱者，不可勝數也。續昭夏，崇號謚，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。罔若淑而不昌，疇逆失而能存？

軒轅之前，遐哉邈乎，其詳不可得聞也。五三六經載籍之傳，維見可觀也。書曰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」。因斯以談，君莫盛於唐堯，臣莫賢於后稷。后稷創業於唐，公劉發跡於西戎，文王改制，爰周郅隆，大行越成，而後陵夷衰微，千載無聲，豈不善始善終哉。然無異端，慎所由於前，謹遺教於後耳。故軌跡夷易，易遵也；湛恩濛湧，易豐也；憲度著明，易則也；垂統理順，易繼也。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於二后。揆厥所元，終都攸卒，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。然猶躡梁父，登泰山，建顯號，施尊名。大漢之德，逢涌原泉，沕潏漫衍，旁魄四塞，雲專霧散，上暢九垓，下溯八埏。懷生之類霑濡浸潤，協氣橫流，武節飄逝，邇陝游原，迴閾泳沫，首惡湮沒，闇昧昭晢，昆蟲凱澤，回首面內。然後囿騶虞之珍群，徼麋鹿之怪獸，鰈一莖六穗於庖，犧雙　共抵之獸，獲周餘珍收龜於岐，招翠黃乘龍於沼。鬼神接靈圉，賓於閒館。奇物譎詭，俶儻窮變。欽

哉，符瑞臻茲，猶以為薄，不敢道封禪。蓋周躍魚隕杭，休之以燎，微夫斯之為符也，以登介丘，不亦恧乎！進讓之道，其何爽與？

於是大司馬進曰：「陛下仁育群生，義征不慝，諸夏樂貢，百蠻執贄，德侔往初，功無與二，休烈浹洽，符瑞眾變，期應紹至，不特創見。意者泰山、梁父設壇場望幸，蓋號以況榮，上帝垂恩儲祉，將以薦成，陛下謙讓而弗發也。挈三神之驩，缺王道之儀，群臣恧焉。或謂且天為質闇，珍符固不可辭；若然辭之，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。亦各並時而榮，咸濟世而屈，說者尚何稱於後，而云七十二君乎？夫修德以錫符，奉符以行事，不為進越。故聖王弗替，而修禮地祇，謁款天神，勒功中嶽，以彰至尊，舒盛德，發號榮，受厚福，以浸黎民也。皇皇哉斯事！天下之壯觀，王者之丕業，不可貶也。原陛下全之。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，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，以展采錯事，猶兼正列其義，校飭厥文，作春秋一藝，將襲舊六為七，攄之無窮，俾萬世得激清流，揚微波，蜚英聲，騰茂實。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，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。」

於是天子沛然改容，曰：「愉乎，朕其試哉！」乃遷思回慮，總公卿之議，詢封禪之事，詩大澤之博，廣符瑞之富。乃作頌曰：

自我天覆，雲之油油。甘露時雨，厥壤可遊。滋液滲漉，何生不育；嘉穀六穗，我穡曷蓄。

非唯雨之，又潤澤之；非唯濡之，氾專濩之。萬物熙熙，懷而慕思。名山非唯雨之，又潤澤之；非唯濡之，氾專濩之。萬物熙熙，懷而慕思。名山顯位，望君之來。君乎君乎，侯不邁哉！

般般之獸，樂我君囿；白質黑章，其儀可；旼旼睦睦，君子之般般之獸，樂我君囿；白質黑章，其儀可；旼旼睦睦，君子之能。蓋聞其聲，今觀其來。厥塗靡蹤，天瑞之徵。茲亦於舜，虞氏以興。

濯濯之麟，遊彼靈畤。孟冬十月，君俎郊祀。馳我君輿，帝以享祉。三代之前，蓋未嘗有。

宛宛黃龍，興德而升；采色炫燿，煒炳輝煌。正陽顯見，於傳載之，雲受命所乘。

厥之有章，不必諄諄。依類託寓，諭以封巒。

披藝觀之，天人之際已交，上下相發允答。聖王之德，兢兢翼翼也。故曰「興必慮衰，安必思危」。是以湯武至尊嚴，不失肅祗；舜在假典，顧省厥遺：此之謂也。

司馬相如既卒五歲，天子始祭后土。八年而遂先禮中嶽，封於太山，至梁父禪肅然。

相如他所著，若遺平陵侯書、與五公子相難、草木書篇不采，采其尤著公卿者云。

太史公曰

太史公曰：春秋推見至隱，易本隱之以顯，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，小雅譏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。所以言雖外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雖多虛辭濫說，然其要歸引之節儉，此與詩之風諫何異。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。

索隱述贊

【索隱述贊】相如縱誕，竊貲卓氏。其學無方，其才足倚。子虛過吒，上林非侈。四馬還邛，百金獻伎。惜哉封禪，遺文卓爾。